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
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後以安為驛
馬令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
中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材
召見軍甚竒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
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
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竒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
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詳臣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

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
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
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
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邪右枉是澤
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
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
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
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
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

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
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
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
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
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
也宜因昭時今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
營立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逆也白魚
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
今野獸弁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

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
拱而俟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
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元
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
鐵還奏事徙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
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
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誣其意詔下軍問
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
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已之宜

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
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廢國家不
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
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秦山東有東海受其
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
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
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
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二奏無詔
惟所為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

明聖之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
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將幸誅不加欲
以米名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顛行非奉使
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
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
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
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
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
以聞還奏事上甚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

首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

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

下郎反

駕下不習兵革之事今聞

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
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不足以亢一方之任竊
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南
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
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
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南越大臣
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越相呂

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竒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尚張子儵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

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當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廼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縣之麗密業美藝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畧陳愚而抒情素記曰

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
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
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斲斲
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撲清水焯其鋒越砥斂其罅水斷
蛟龍陸剽犀革忽若雪泥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
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
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入
極馬倦及至駕齧齧駮乘且王良執韉韓哀附輿縱馳
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

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締綌之
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龔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
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
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
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
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圍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
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
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

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南甯子
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
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滌
而升本朝離䟽釋躋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
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
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蟄秋吟蜉蝣出以
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王此王國
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
契臯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

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鸞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
也故聖王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
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
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
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
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恩從
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
然之執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彊雍容垂拱
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僑松眇

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
寧也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褻對及之上令褻與張子僑
等並待詔數從褻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
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
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
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
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
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褻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
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褻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

子朝又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廼歸太子喜褻
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今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
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褻往
祀焉褻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䟽言得
失召待詔金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
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合十六縣戶二萬
二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
年壹反漢輒戡定之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初二十餘年

間凡六反至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崖至宣帝神爵二年
珠崖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
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
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
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崖內
屬為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
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
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
聖之盛者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

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
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
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
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不過江黃西不過氏
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
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
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于秦
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
閩粵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

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
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脩文則斷獄數百民賦
四十丁男二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
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
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
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竒麗之
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
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孝
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

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
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
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
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
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
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
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覓乎萬里之外淮南王
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
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

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
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
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恟恟之忿欲驅士
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寘之地非所以助救饑饉保
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
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廼
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
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
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久未見虜戰士

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
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切以往者羌軍言之
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
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
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
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
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以
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
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有

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動搖捐之議是上廼從之廼下詔罷珠厓郡令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與瑜薛大夫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

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為將軍期思侯並可為諸曹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為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官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之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曰竊

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
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
以爲首爲長安令吏民敬鄉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
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諍臣則汲直用
之介胄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
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
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
廼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
捐之懷詐僞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
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王制順非而
澤不聽而誅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
髡鉗爲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
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
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
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
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
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一萬

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
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子虛貴
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
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
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驕朱儒曰上
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
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
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
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

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
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
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
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
無令俚系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盃下射之皆不能中守宮
蟲名
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
女人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
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俗呼
為辟宮辟亦禦并之義耳
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
之廼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

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跂跂行貌脈脈視貌揚雄

方言云在澤者為蜥蜴先歷反蜴余赤反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

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

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

榜擊也音步行反朔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

朔曰是窶數也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

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窶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薦之寄生也寓木宛

童有枝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

輒改前覆守宮盆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揚暉傳六鼠不容穴街窶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

鉤非所銜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

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

不勝痛呼晷音暴痛切而叫呼也又音步高反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

警警虎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

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為隱耳上曰隱

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窶也聲警警者鳥哺穀也音

巨反鳥哺子而活者故曰穀生而自哺者曰雛虎益高者鶴俛啄也音竹救反

鳥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

為諧語曰令壺齟老栢塗伊優亞行呬牙齟音側加反塗音丈加反

大三百四十一

小十三
亞音烏加反 彘音五
伊反 咩音五 侯反
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

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彘咩牙者兩大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

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廼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侍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廼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能罷馳騫禾稼稻杭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鄼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

六十一
黃 頤

數騎見留廼示以乘輿物久之廼得去時夜出夕還後
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
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
乃使右輔都尉徵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
所後廼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
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
又為百姓所患廼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
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整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
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

右內史表屬縣草由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
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去表之
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
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
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整屋鄠杜乎奢侈越制
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
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
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
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而

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
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黎粟桑麻竹
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蠃魚貧者得以家給人足無飢
寒之憂故豐錫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
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乏國家之用
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
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
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
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斤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

騫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限之
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
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
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
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秦階六
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秦階之事上廼拜朔
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
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
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

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曰驕醉殺主傳獄繫內官以公
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
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
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
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能自
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
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
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
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廼

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
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
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
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
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
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
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
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

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盜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菡竹籓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

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窰實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書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列為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

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主貴
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
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
謁主人翁主廼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
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
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鞞隨主前伏殿下
主廼贊其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
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
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驪樂主廼請

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
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蹙鞠劍室輻湊董氏常從遊戲北
宮馳逐平樂觀鷄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驪樂之於
是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
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二安得入乎上曰何
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
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
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
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

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
主之大賊也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
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
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
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
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
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
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
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朝陵是後公主
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
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
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
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
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劔莞蒲爲席
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
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
城中爲小園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
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宮人簪璫瑁垂珠璣設戲車教

三十七
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
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
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
道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
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
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
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
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
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

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
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
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為衛尉臯陶為
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為博
士子夏為太常益為右扶風季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
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作仲
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
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蘧伯玉為太
傅孔父為詹事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慶忌

為期門夏育為鼎官拜為旄頭宋萬為式道侯上廼大
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
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
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
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垂齒
牙樹頰胘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臄尻遺蛇其跡行
步僂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退澹辭皆
此類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
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

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
夫後常為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久之
明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
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
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論
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
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
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
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

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
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
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
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
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
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疆失士者亡
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
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
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
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
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
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
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
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
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
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
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苟
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廼設用於

文士前漢列傳士
七十
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
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鷺鷥飛且鳴矣傳曰天不
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
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
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
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
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
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枉而直之
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

聖人之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
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
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
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
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立山海
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闕
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
聲音哉繇是觀之譬如鼃鼃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
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

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又設非有
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
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
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
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
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日不視靡曼之
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
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與竊不爲先生取之
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

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田曰可以談矣
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
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
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
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
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
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
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
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絕無

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
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
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
其身陰奉琯珣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
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圯國家爲虛放
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
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啍啍終無益於主上
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
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

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
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
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
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
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
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
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
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
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

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
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
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
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
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
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
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
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
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殆

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
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
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
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
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
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
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
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
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

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
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褰屏風殿上柏柱平
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
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景帝時爲
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賀
少爲騎士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爲太子時賀爲舍人及
武帝即位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

有寵元光中爲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
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功封南窳侯後再以
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以浮沮將軍出五
原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遂代石慶爲丞相封葛繹侯
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
趙周二入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
引拜爲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驘馬
騎射爲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
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廼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

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始矣賀子敬聲代賀爲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罪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理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

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不知其始所以進公孫賀誅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以涿郡太守屈氂爲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爲兩府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屈氂爲澎侯其秋戾太子爲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綬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上問丞相何爲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

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千車爲槽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旣誅充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發武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已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

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緝濯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黃旄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兵去歐四市人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丞相附兵浸多太子軍敗南奔覆盎城門得出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富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

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
止之勝之惶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
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
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
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爲重合侯建爲
德侯成爲宛侯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
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焯焯郡以太子
在外始置屯長安諸城門後二十餘日太子得於湖
語在太子傳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

丞相爲祖道送至渭橋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
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立爲帝君侯長何憂乎屈釐許諾
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釐
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
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
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有司奏請案驗罪至
大逆不道有詔載屈釐厨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梟首
華陽街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千秋爲高寢郎

會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
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
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
廼大感悟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
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
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
爲大鴻臚數月遂代劉屈氂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
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
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

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
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
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爲辱命欲下之吏良久廼貫之
然千秋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初千
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群下恐懼思
欲寬廣上意尉安衆庶廼與御史二千石共上壽頌德
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爲天下自
虞樂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
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廼何樂之聽痛

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
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
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疇李
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
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
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
就館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有復言後歲餘武帝
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
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竝受遺詔輔

道少主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
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
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且
有以教督使光母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
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
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
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
起焉千秋為相十二年薨謚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
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子順嗣

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以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
鹵獲自殺國除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爲國家
興擁筦之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
桀等謀反遂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爲被陽令武帝末
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群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
捕盜賊以軍興從事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
訢已解衣伏質仰言曰使君顓殺生之柄威震郡國今
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

死力勝之壯其言貫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
訢徵爲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
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辦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爲真視
事十餘年昭帝時爲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爲丞相封宜
春侯明年薨謚曰敬侯子譚嗣以列侯與謀廢昌邑王
立宣帝益封三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
宜春氏以外戚寵自訢傳國至玄孫莽敗廼絕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爲軍司馬霍光愛厚
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蒼知上官桀等

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迺移病卧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蒼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後遷御史大夫代王訢爲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遷從東箱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

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即位月餘敞薨謚曰敬侯子忠嗣以敞居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二千五百戶忠弟惲字子幼以忠任爲郎補常侍騎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頌爲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爲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惲爲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貨

賂流行傳相放效惲爲中郎將罷山郎移長慶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爲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些言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已

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以是敗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肆宗廟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肆柁侯御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高昌侯車犇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犇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

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囊
數者也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
朝二千石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殲惡單
于不來明甚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
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畫又有堯
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
曰得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秦
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今親任大臣即至今
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置無之

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
侯君所言也行必不至河東矣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
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奏惲不服罪
而召戶將尊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曰太僕定有死罪
數事朝暮人也惲幸與富平侯昏姻今獨三人坐語侯
言時不聞惲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尊曰不可惲怒持大
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惲語令太僕聞之亂餘
事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
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誅惡言大逆不

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為庶人惲
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
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為言
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
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以晷昧語言見廢
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庇幸賴
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
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
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

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
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美
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
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
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矣為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
貪執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
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
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
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

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
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
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
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尊卑_羊忽
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
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_襪低仰頓足起舞誠
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賤販貴_釋逐

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
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
譽之有董生不去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鄉
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
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鄉大夫之制責僕哉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
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
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
廼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又憚兄

子安平侯譚爲典屬國謂惲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前以罪過出今徵爲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惲素與蓋實饒韓延壽善譚即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諫正惲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爲庶人召拜成爲郎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蔡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爲義買犢車今乘之數歲遷補覆盎城門侯久之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爲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爲丞相封陽平侯又以定策

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
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扶夾廼能行
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先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
顓制者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為人主師當
為宰相何謂云云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義為相四歲
薨謚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
陵太守以高第入為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修
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

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也皆
去萬年獨留昏夜廼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
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
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萬年任為郎有異
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
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
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
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譖也萬年廼不復言萬年
死後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

內執法殺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
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
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咸素善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
訟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
減死髡爲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以咸前
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使
稱意徵爲諫大夫復出爲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坐爲
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爲南陽太守所
君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

作司空爲地曰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鈇衣服不
如法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自絞死者歲數百千人
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
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玉食然操持掾
史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勅書曰即
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
豪彊執服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咸三公子少顯名
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
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

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子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
城死不恨後竟徵入為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鉤
校發其姦臧沒入辜推財物官屬及諸中宮黃門鉤者
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
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
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而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
得無恥不冝處位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
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
方進奏歸咸故郡以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
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
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
遷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為
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語在房傳

揚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
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
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
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

從之心又不忍廼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
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
慮進近鑿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無知
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爲王孫不
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
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
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
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
財單幣瘞之地下或廼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

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
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真冥亡形亡聲
廼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
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
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
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
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
載之後棺槨朽腐廼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
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匱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

泉上不泄殞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
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
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羸葬

列傳第十二

通志九十九

十
卷
上